

细说李鸿章



宋路霞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细说李鸿章 家族

宋路霞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说李鸿章家族/宋路霞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6-2706-6

I. 细... II. 宋... III. 李鸿章(1823~1901)—家族—史料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461 号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冯 一
整体设计 姜 明

本书由上海嘉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

细说李鸿章家族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6.75 插页 1 字数 404 000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706-6/K·608

定价: 4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5032807

序言

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

熊月之

晚清历史上，李鸿章活动极广，影响极大，争论极多。李鸿章去世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传记、年谱、回忆录不胜枚举，论文难计其数。前两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更使李鸿章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街谈巷议，家喻户晓。

史学界同仁都知道，李鸿章研究，成果极丰，起点极高，要出新意，已经难矣乎哉。在这样的心态下，我翻读《李鸿章家族》，原不抱很高期望，但是，读着读着，便渐渐地被书中内容所吸引，难以释卷。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悬殊之大，有若天渊。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很值得研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兴旺的家族本不见多。同一时代，因环境、境遇的差异，不同的家族显现出不同的色彩。有的呈上山型，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如无锡荣氏家族；有的呈下山型，每况愈下，渐趋式微，如无锡张叔和家族；有的呈闪电型，稍纵即逝，旋起旋灭，如许多军阀家族。李鸿章家族则呈波浪型，时起时伏，蜿蜒向前。

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散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这种众多人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家境、家风、家教、遗传基因、个人气质、逆境的锻炼，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这样的家族，实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极好个案。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搜集、查阅了许多第一手资料，除了已刊的李鸿章奏稿、文稿、各种传记，还有李鸿章、李瀚章、李经羲等人的未刊信札，李经方的长篇遗嘱，李鸿章一支积善堂的田产目录，李蕴章一支慎余堂的田产、盐票目录，李家彝所作的长篇“交代”……作者东奔西走，南下北上，作了大量实地调查，口访笔录，发微阐幽，合肥、芜湖、安庆、北京、保定、天津、威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香港，都洒下了她辛勤的汗水。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憾，解决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李氏家族的理解。读李经方的遗嘱，从他的田产、房产、股票分布在芜湖、合肥、上海、大连、南京、安庆、天津、宣城等许多地

方,投资房地产、银行、保险、盐业、纺织厂、砖瓦厂、铁矿等多种企业,可以知道近代豪绅与古代财主的区别。从其遗嘱聘请专门律师和证明人的格式,也可看出近代人法律意识的变化。

我读过宋路霞的多种著作,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文献资料和调查访问相互印证、补充,都是用墨水和汗水写成的。我钦佩她的学识和方法,钦佩她的闯劲、钻劲、韧劲,钦佩她乐在苦中、以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境界。

作者本习中文,办过杂志,笔下功夫了得。在她潇洒流畅的笔下,本已非凡的故事,被娓娓道来,环环相扣,时而风轻云淡,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哀怨缠绵,让读者跟着情节的展开,或喜或忧,或发竖眦裂,或掩卷浩叹。

这是一本资料、义理、辞章三长兼具的书,在存史、教化、娱情三方面,都值得一读。特此郑重介绍。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年3月

目录

序言 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 熊月之



1 第一章 末代相府

2 八千亩地、珐琅钟、汇款单
8 从熊砖井走向世界的大宅门

13	第二章	文章经国	161	第八章	落日辉煌
14		典狱长的家事和婚事	162		大清帝国的超级使节
20		“读书做官”成“招兵打仗”	171		调了包的《中俄密约》
24		曾国藩的“钱袋”	174		以一当十的超级谈判
30		翰林变“绿林”	178		魂归肥东
33		曾门“刺头”“忝为门生长”			
39	第三章	发迹沪上	183	第九章	三子鼎立
40		九千淮军挺进上海滩	184		李经方一生皆悲剧
47		苏州杀降	189		用心读书与主张“放脚”
51		负气回老家	193		无意之中发洋财
58		幼子最早“走”	196		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谜案
			204		天下第一孝子
			211		备受欺负却最有“心劲”
63	第四章	强国之梦	217	第十章	云贵总督
64		情系“克虏伯”	218		讲武堂惜才留朱德
73		铁路之难	221		蔡锷念旧释总督
78		“请进来、走出去”的先驱	222		跑马厅边油灯尽
82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87	第五章	宰相合肥	227	第十一章	富贵公子
88		寻找李氏大宅门	228		甘石桥“赶三一去无京丑”
98		“半个安徽是李家的”	233		粉子胡同的皇亲与李家人
105		芜湖米市——李氏家族第二故乡	246		魂系天涯的外交官
108		两眼漆黑的“铁算盘”			
117		李家首富李凤章	251	第十二章	“怪味”姑爷
121	第六章	豪门联姻	252		败将女婿张佩纶
122		赵氏夫人的“帮夫运”	258		买条“火龙”自称雄
124		兵也淮系，婚也淮系	261		从不买账的黉光典
134		盘根错节的豪门网络	263		末世难为守财神
141	第七章	甲午风云	269	第十三章	短命侯爷
142		七十大寿与盛极转衰	270		招商局李党遍天下
147		北洋舰队与颐和园工程	271		暗算赵铁桥
154		春帆楼的屈辱与飞弹	274		段祺瑞一语释侯爷
			276		侯爷之死

279 第十四章 “遥控”安徽

- 280 李氏家族大逃亡
- 285 李国松居沪大不易
- 287 张春桥赶走李国光
- 291 李国森与他的青铜器

295 第十五章 旷世才女

- 296 张爱玲之书激怒李家人
- 306 低气压时代的奇葩
- 310 无可奈何花落去
- 31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李国秦

319 第十六章 岁月寒暑

- 320 暴风雨中的旧王孙
- 327 陈独秀的秘书
- 329 新四军的割头朋友
- 334 “秘书上行走”
- 336 毕生皆造桥
- 339 海外“航空母舰”
- 344 闯荡原始森林
- 347 从小开到言派名角

355 第十七章 屡败屡战

- 356 梁思成的高足
- 361 福建铁路的开创者
- 368 舞台美术专家
- 371 总督宝剑风波
- 376 “杀人如麻”的李道枢
- 379 继往开来的“道”字辈

385 第十八章 树大根深

389 附录一 李氏家族世系简表

405 附录二 李鸿章家族大事记

411 附录三 参考书目

415 后记



第一章

末代
相府



八千亩地、珐琅钟、汇款单

香港国光船务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国光先生，是位红光满面、整天乐呵呵的好好先生。他已年逾古稀，还整天带领着两个儿子和一班人马，在九龙尖沙嘴的写字楼里忙得飞飞。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卖力，他一脸苦笑：“我们底子薄，比不上人家，现在香港生意不好做，一切需要自己打理……”

笔者马上当面揭穿他：“您什么底子薄？您不是拥有八千亩地吗？您这个大地主还叫苦，别人怎么办？”

“哈！哈！哈！……”他开怀大笑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八千亩地是不假，可那早就是过去的事情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早成历史的陈迹了……我若现在还有八千亩地，还用得着在这儿忙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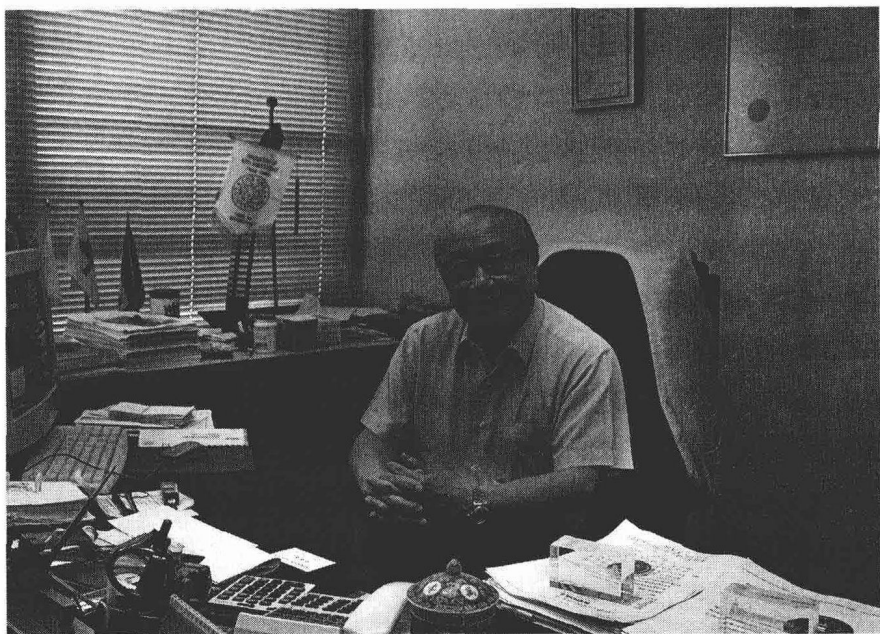
说的也是。

那么后来……

原来，这位国光老板是“真人不露相”的好手，笔者费了不少的功夫才弄清他的原始面目，原来他是晚清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侄孙，也是晚清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孙子。他的祖父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大哥，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办理军需（总理湘军后路粮台），是个办军需、筹粮饷的能手，论资历，资格比李鸿章还老呢！李瀚章对清廷有功，后来仕途一路青云，当过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江苏巡抚（相当于省长），还当过湖广、四川、漕运、两广共四个地方的总督，尤其在湖广总督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大官了，差不多相当于解放初的华中区的书记了。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任县太爷还能挣十万雪花银呢，何况掌管好几个省的总督呢，赚它八千亩地，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其实，自从太平军1853年打到了安徽，李氏家族就整个地被绑上了战车，不仅是李鸿章、李瀚章，他们六兄弟中的李鹤章、李凤章、李昭庆，包括瞎了眼的老四李蕴章，全都在戎马倥偬之中。





李瀚章的孙子、香港国光船务有限公司老板李国光

从此老李全家就从一个书香之家，演变成一个军旅之家；后来又从一个军旅之家，演变成一个官宦之家。李鸿章则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天子身边的、皇家倚为右臂的一代名相。

.....

封建社会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为宰相的侄孙李国光，沾点儿光还不是正常的吗？不沾光倒是不正常的了。他的祖父李瀚章思想老道，木头疙瘩，不像李鸿章有办洋务的经验，挣了钱知道往沿海大城市里搞点投资，比如在上海买栋大房子，还买股票……李瀚章有了钱只知道在安徽老家买地，到他1899年去世时，名下已有四万多亩地了。他有十一个儿子，所以每个儿子分得了四千亩地，同时给每个儿子在乡下置办了一座大宅院，少则三进，多则五进、七进。李国光虽没去过，但他听父辈说过，那都是在当时不得了的好房子，可知“半个安徽是李家





李鸿章的大哥、湖广总督李瀚章

的”，“宰相合肥天下瘦”，这些民间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李国光是李瀚章的第七个儿子李经沅的独养儿子，同时兼祧两房（老五李经沅无子，过继李国光为嗣子），所以到了李国光继承家业的时候，名下理应就有了八千亩地和两座大宅院。说他是个八千亩地的大地主，还冤枉吗？

不幸的是，当时他只有七岁，而且在十二天内，接连死了两位老爸：嗣父是因病，死在北京；而生父却因临近年关要洗澡，就在屋子里生个炭火盆取暖。他对妻子和佣人说：“你们都走吧，我自己擦巴擦巴就行了。”结果这成了最后的遗言，他因煤气中毒而去世。

那时他家已住在天津，出丧的时候，一个七岁的孩子拿着哭丧棒，披麻戴孝地走在送葬的队伍前面，后面跟着两个寡妇和两具棺材……人家家里过大年，他家里哭声震天。毕竟是李家，前来送葬的人成团成旅，在马路排了长长半条街，吹鼓手把小号吹得昏天黑地，在当地传为一大新闻。



.....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李家到李国光正是第三代！

“那后来的日子……”

“简单说吧，后来就是孤儿寡母地过日子。虽说有八千亩地，七岁的孩子，又奈若何？全靠乡下的账房打理。京城里虽说还有大伯父李经畬，但已年迈体弱，民国后不食周粟，已靠变卖故物度日，何况与家父又不是一个母亲生的，就不能指望什么。太平日子还好说，兵荒马乱的年头，乡下农民都逃难了，土地也荒芜了，账房报上来的数字是年年歉收。所以到了1947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还要靠业余时间去一家报社搞搞校对，调整调整版面，打打工，才能维持学业……”

换句话说，整整八千亩土地，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没影儿了。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没有了！”他斩钉截铁地把两手一摊，一脸“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神情。

这在有正常思维的人看来，谁信呢？这要在“文革”中写成交代材料的话，不被红卫兵往死里打才怪！解放那年他22岁。

谢天谢地，皇天不负苦心人，笔者终于目睹了在大陆绝对无法看到的、令人对“豪门盛衰”有了感觉的两样东西。一样是李家金山银山、蒸蒸日上时，慈禧太后赏赐的珐琅钟。

那是一个非常精致、色彩至今很鲜艳的长方形的古典珐琅钟，原有一套十二个，正宗原装的法国货，是当年法国公使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国礼，慈禧非常喜欢。那时她周围的太监迷信，认为送钟不好，不吉利，弄不好就成“送终”了，所以建议慈禧还是赏给哪个大臣吧。慈禧本不想送掉，就推说：“总督当中，谁有十二个儿子我就赏给谁。”谁知那时还真有多子多孙的人，结果下面报上来，说是李瀚章有十二个儿子，慈禧没辙了，于是就赏给李瀚章了。

那包装得漂漂亮亮的一套珐琅钟，千里迢迢送达湖广总督府的时候，老太爷感动得跪在地上久久没起来……



其实李瀚章只有十一个儿子，说是十二个那是误传。李瀚章得了十二个珐琅钟，一个儿子一个，自己留一个。每一房都欢天喜地，视为无上的荣耀，轮番与那钟合影照相留念。传到“国”字辈手里时，人家是长房之子才获得一个，他李国光兼祧两房，一个人得了两个。有一年，其中有一个出了点毛病，他请一个懂行的亲戚打开钟的后盖看看，发现里面有当年的钟表匠作的保养记录，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说明这批珐琅钟起码有一百六十年历史了。现在这两个钟走时仍很准，只是闹钟不闹了，可知这御赐的东西都是真家伙。

另一样“证据”可就叫人揪心了，竟是一盒子发黄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的、从香港汇往大陆的汇款单的存根，是寄给那些原先也有着四千亩地、一座大宅院和一个珐琅钟的人的后代……他们的生活后来陷入了困境，家里的东西早已经卖得“见底儿”了，不得不靠别人的接济过日子。这样的汇款每月有一批，少则三十元，多则五十元、八十元，养活那些早已把珐琅钟也卖出去填肚子的本家人。

翻检着眼前一小捆一小捆的发黄了的汇款存根，1958年的、1959年的、1960年的……笔者哑然，顿时有点西风古道瘦马的味道。

突然想起不久前曾经看到过的，一摞慎余堂（李家老四房）的田产目录，小楷手书的原稿，何年何月购进哪里的田，几亩几分几毫，购买人是谁，卖出人是谁，证明人是谁，价钱多少，方位何处，清清楚楚。这样的田产目录竟然有十七册！堆在桌上有一尺来高。这十七册田产目录的总数加起来，也未必能有四万亩地。而李瀚章的四万多亩地，怎么就变成了眼前一盒子汇款存根了呢？它们之间的距离，不过才隔了两代人……

《红楼梦》里说“呼啦啦似大厦倾”，那大厦说倾就真的倾覆了！

不知那些每月翘首盼望着香港汇款的人们，他们是年老无子，体弱多病，还是吃喝嫖赌，风花雪月，以至于衣食无着？看看户头，居然有十户人家！

一个世受皇恩、位极人臣、屡获赏赐、权倾天下，几乎是金钱堆成的大宅门，在李鸿章死后也就是五十年光景，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潦倒到了如此地步！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人，如李国光等人，从一个报社的打工仔，一个被张春桥逐出解放日报的“狗崽子”，变成了尖沙嘴高档写字间里的大老板……豪门之事，陵谷兴替，转



李瀚章的七子李经沅与珐琅钟



李经沅的吴氏夫人与珐琅钟



眼兴废，哪是扒拉扒拉算盘珠子就能算得清楚的！

李国光打开了话匣子，哪一支、哪一房、哪一家、哪个人……

“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按照李家老祖宗立下的子孙辈分表，此时的李国光更像一位历史老人。这八代人从李文安（1801年生）算起，如今已是两百多年了。两百年间八代人的盛衰往事，两百年间一个顶级大宅门的后院秘闻，掺和着国际风云、政坛恩怨、豪门诡秘、商场硝烟……还有那几起至今还说不清楚的谜案……李家事，怎么看都像一部近代《红楼梦》！

从熊砖井走向世界的大宅门

据说李家最初的发家得助于一口井，一口神奇的井，在合肥市以东三十里地。

现在从合肥市中心乘中巴向东走，大约一个多小时，就会来到一个过去叫肥东县磨店乡的地方。

磨店乡的北部有个不大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叫祠堂郢村。

这个村庄一百多年前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当地无人不知这是当朝宰相李鸿章的老家。村里不仅有李家老宅，李家池塘，李家的拴马桩，村外还有大面积的李家的坟冢和护坟田。那座雕龙画凤、气宇轩昂的李家祠堂，虽说只有三进，但供应这祠堂日常开销的义田就有上千亩。久而久之，那村庄的名字也就因李家的祠堂而成了祠堂郢村。每年前来烧香祭祖的李家人，春秋两季，马拉骡驮，前呼后拥，动辄遮天蔽日……

转眼一百年过去了，现在它很少被人提起了，因为原先的李氏祠堂已经不复存在了；祠堂里的“神主”早被砸了个稀巴烂。不仅是李家的坟头，所有的坟头都被平掉了，自然，这个家族的高墙深院和荣华富贵，也伴着远去的岁月，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唯一还“值钱”，还时常被提起的，就是村头路边的那口古井。

这是一口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井栏早已斑驳陆离，如犬牙交错了的古井，开凿于明朝，是一位姓熊的地方官员带人挖掘的，所以史称“熊砖井”，无论是明清时代的肥东地方志，还是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都有记载。这样一口井，若是在大城

